

谁在对那些超级明星发号施令？
谁是娱乐王国里真正最有影响力的人？

好莱坞
首席明星
代理人

—— 迈克尔·奥维茨传



[美] 罗伯特·斯雷特 / 著
李 斯 / 译

谁在对那些超级明星发号施令？

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

谁是娱乐王国里真正最有影响力的人？



好莱坞 首席明星 代理人

——迈克尔·奥维茨传

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☆

OVITZ

[美] 罗伯特·斯雷特 / 著
李斯 / 译

Ovitz

by Robert Slater

ISBN:0-07-058103-7

Copyright © 1997 by McGraw-Hill Companies, Inc.

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
published by McGraw-Hill Inc.

All rights reserved. For sale in the People's Republic of
China only.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由海南出版社和美国麦格劳-希尔国际公司
合作出版。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
书的任何部分。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版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: 30-2001-24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**好莱坞首席明星代理人: 迈克尔·奥维茨传 / (美) 罗伯特·斯
雷特 (Slater, R.) 著;**

李斯 译。- 海口: 海南出版社, 2001.4

书名原文: Ovitz

ISBN7-5443-0100-1

I. 好 ... II. ①斯 ... ②李... III. 奥维茨, M. - 传记

IV. KB837.125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25283 号

好莱坞首席明星代理人: 迈克尔·奥维茨传

作者: (美) 罗伯特·斯雷特

译者: 李斯

责任编辑: 朱晓

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址: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

邮编: 570216

电话: 0898-66812776

E-mail: hnbook@263.net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印刷: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印刷

出版日期: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张: 13

字数: 327 千字

印数: 8000 册

书号: ISBN7-5443-0100-1/F·15

定价: 24.80 元

目 录

寻找奥维茨	1
第 1 章 奥斯本布鲁斯	11
第 2 章 王者奥维茨	17
第 3 章 每秒钟一笔生意	31
第 4 章 我说,伯金斯,这可是背叛啊!	50
第 5 章 魔术大师	76
第 6 章 椒盐脆饼干、网球和肥皂泡	90
第 7 章 好莱坞的新唤雨巫师	110
第 8 章 深藏不露	132
第 9 章 我是控制狂	153
第 10 章 复兴者	175
第 11 章 走出阴影	198
第 12 章 请勿拍照	231
第 13 章 步兵战士	245
第 14 章 乌伯代理人	261
第 15 章 我看教父去了!	285
第 16 章 我有一张奥维茨1995年的照片	312
第 17 章 好莱坞的迷恋	330
第 18 章 迪斯尼魔鬼	360
第 19 章 做了一笔聪明的交易	381

寻找奥维茨

写作本书期间，好多人曾问我，为什么要写迈克尔·奥维茨这么一个人。这其实非常简单。

在过去的几年中，我写过好几本关于美国商界名人的书。开始的时候，我写了一本有关杰克·威尔奇的书，他是通用电气公司的董事会主席；然后，我又转向华尔街投资人乔治·索罗斯；后来又写杰克·博格尔，他是先锋双向基金集团的主席。奥维茨好像是个自然而然就会到来的人物：他是好莱坞最有影响力的商业人物，这个高深莫测的人物的全部故事尚没有人来写。

威尔奇和博格尔都与我合作过，索罗斯没有，三者中有俩人已算不错的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我多少是有些被惯坏了。我假定（也许很天真），只要决定写某个人，我就极有可能得到这人的合作。可是，了解迈克尔·奥维茨越多，我能得到他的合作的可能性看上去就越小。当然，他曾接受过几家报纸和杂志的采访，可是，对他来说，像我这样的人只不过是“毒药”。他甚至不想听我们这些人的事，更不想了解我们。尽管如此，我也得试试。

1995年12月，我给奥维茨写了一封表示礼貌的信，大意是说，我已经签订了一份合同，要写一本关于他和他的事业的书。我并不指望他会像杰克·威尔奇和杰克·博格尔那样费神与我见面。我问他，我是否可以采访一下他和他的熟人。事有凑巧，我的信放到他的办公桌上的时候，奥维茨已经当了沃尔特迪斯尼公

司两个月的总裁。这之前，他辞去了他于1975年创立的CAA公司（创新艺术家代理公司）的董事会主席职位。

1996年1月19日，继上次写出的信之后，我又给迪斯尼公司负责通联工作的副总裁约翰·德莱亚打了一个电话。德莱亚提到，奥维茨曾请他找几本我以前写的一些商界人物的传记。

1月29日，星期一下午6点，迈克尔·奥维茨打来电话。真是有趣……接奥维茨的电话是一种极有趣的经历。首先是他的秘书提前打来一个电话，问在45分钟时间内，或者别的时间内能不能不走开，以便接奥维茨先生打来的电话。我愿不愿意用45分钟时间来等迈克尔·奥维茨打来的一个电话！是啊，愿意，我会尽一切努力来调整自己的时间表……

我给自己挂上“红色警报”（电脑游戏名——译注），要了一杯咖啡，让手提电话处于待机状态。电话于下午6点整打来。“我是奥维茨。”他说话非常简洁准确。他已经翻过我写的几本书，发现这些书写得很公正，直接了当，因而想见我。我们决定在3月中旬见个面。

3月13日，星期三下午4点一刻。见面地点就在奥维茨的办公室里，即加利福尼亚州伯班克市迪斯尼总部大楼。他一开始就问：“为什么写我？”他讲了一些有关自己的话，说别人都认为他很有影响，他发现这极有趣。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好莱坞极具影响力的人物。我认为，这是他的谦辞，意思是他本人不值得一写。他说，他从来没有与任何人合作写有关他自己的书，尽管不断有人跟他提及此事。他对这件事情有一种“错综复杂的感情”。他答应第二天再给我打电话，让我知道他是否能够与我合作。

3月14日，星期四下午4点半，奥维茨打电话说，他还没有决定是否答应此事。不过他补充说，他重新看了我写的《新GE：杰克·威尔奇使一家美国机构复活》一书，并“倾向于”合作。他答应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给我最后的答复。

3月15日，星期五下午4点25分。他信守自己的诺言，下午打电话来说，已经决定“干这件事了。”他更热情一些了，讲话也比昨天更友好。他说，他决定在本周末花时间给我罗列25个人的名单，外加他们的电话。他觉得，这些人是我应该去采访一下的。我可以在星期一去他的办公室里拿到这份名单。他说，他不反对我跟不在名单之列的人谈话，如果喜欢那样做的话。

3月18日，星期一中午12点半，我打电话到奥维茨的办公室，问名单是否已经准备好。有人告诉我说，很快就会准备好的。当奥维茨的一位助手将名单交给我时，我不禁大吃一惊。因为我在名单上发现的不是奥维茨的25位朋友，而是好莱坞最著名的70位影星。多么珍贵的一个名单！上面包括：

肖恩·康纳利
保尔·纽曼
汤姆·克鲁斯
罗宾·威廉斯
马奇克·约翰逊
杰里·塞恩菲尔德
大卫·莱特曼
西德尼·波拉克
巴利·列文森

下午2点，我急于立即开始本书的研究工作，却不知道见到奥维茨列的名单上的那些人要费我多长时间。我很有理由相信，大部分人都会坚持先要得到奥维茨的许可，然后才跟我谈。因此，当天下午，为了让这只球尽快滚动起来，我打了20个电话出去。

下午5点20分，电话响了。肖恩·康纳利？大卫·莱特曼？

我等不及去猜想是谁了。一个妇女的声音。到目前为止，一切都还不错。“奥维茨先生找您。”奥维茨先生？他为什么打来电话？我想像不出来。我听到的声音，完全不是我在三天前听到的那个声音。这次，我听到的是气恼、愤怒和痛苦。要知道哪里出了毛病，我不必非是个天才才能搞清楚。出了大毛病。一阵劈头盖脑的话像炮弹一样打得我惊惶失措，我无法集中精力来听他到底在说什么。我最没预料到的事情，竟是奥维茨打来愤怒的电话，更不用说万事尚未开始。

我仔细地听他骂着，慢慢地理出了一个头绪，知道他在指什么了。他整天都不在办公室。下午回来以后，他听了大部分人的电话留言，是我下午刚刚打过电话的那些人留的。他们想知道，奥维茨是否同意他们与我谈话。他非常生气，因为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竟给这么多的人打了电话。他为什么如此恼火？他没有打算让我跟这些人通话吗？是他给我这些电话号码的呀。我应该做什么？坐在这些电话号码上吗？

他一刻不停地说着，不让我有机会插话。他噤里啪啦地说，我做了一件极可怕的事情，因为这些人会彼此通话，并向媒体透露说他在跟人合作写一本有关他本人的书。他告诉我说，这种“立即亮相”会使他心神不安，因为这会使人们觉得，他是在通过我这本书宣传他自己。你或许会说我被弄“糊涂”了，可那样说远远不够，根本无法表达我当时的心情，我完全惊呆了。他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人？我在这里准备写一本有关他的书，这事刚刚开始几个小时，他就大骂起来，好像我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一样。

他不断地对我说：“休息 10 分钟。数一数十。”什么意思？等 10 分钟？喘口气？只给单子上的十个人打电话？我没有办法明白他的意思，也不敢去问。他说，下星期他会与我见面。下星期意味着很远的一个时间。我感觉到我们得马上谈谈，而且还必须更心平气和一些。可是，我怎样才能让他平静下来？让他平静

下来到底是不是该我去试一下的事情？我能想得起来的惟一的事情是：我在努力写一本关于迈克尔·奥维茨真实情况的书，而他却在这里为我提供了可以想像得出来的最有表现力的性格表达。他说了这么一大堆刺人的话，倒是以非常奇特的方式解释了他自己。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，就是还没有听到这位极其恼怒的奥维茨说的最后一句话。

晚上7点，迈克尔·克里奇顿打来电话。他是《侏罗纪公园》、《揭露》和《迷失的世界》的作者。这位迈克尔·克里奇顿就是下午打过电话的20位人物之一。他说，他很高兴与我见面。现在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奥维茨要我“数十下”，而美国最成功的小说家却在这里表达想与我谈一谈的兴趣。我是不是应该告诉克里奇顿，虽然我下午曾打电话请求采访他一下，但是，我却不能够见他？我决定让克里奇顿成为奥维茨劝我去“数”的“十”个人之一。我们定在第二天下午3点会面。

3月18日，星期二中午12点半，我与一位朋友一起吃饭时，电话又响了。这次是奥维茨的一名助手，他的声音比前天奥维茨本人的声音友好得多。他给我传过来一句话：“奥维茨先生希望你不要再给名单上别的任何人打电话，等他有机会与你见过一面再说。”这次我可真的烦了。我的朋友还在叽叽喳喳地谈一些好莱坞的闲话，而我想得起来的惟一的事情是：几个小时之内，我就要与迈克尔·克里奇顿见面了，而奥维茨却刚刚告诉我别碰他的名单。这才是叫人难堪哩！

下午3点，我采访迈克尔·克里奇顿达两个小时之久。多好的款待！当他抱着6英尺高9英寸宽的框架，在他位于桑塔莫尼卡的屋子里弯着腰走过一道道拱门时，我在想：为什么他不选择一幢拱门高一点的屋子呢？说得更确切一些，为什么我不选一个好一点的主角，而不必让一些人譬如奥维茨来那样烦我呢？

下午5点30分，我打电话给洛杉矶市长理查德·莱奥登，他

也是奥维茨名单上的人物之一。我第一次向他发出采访邀请，他就愉快地同意了。当他正热火朝天地称赞着奥维茨的美德时，我的手提电话响了。“奥维茨先生要和您通话。”太好了……我跟市长说什么？我跟奥维茨说什么？更重要的是，奥维茨将对我说什么？我很快挂断了与这个城市最大的政客的电话，等迈克尔·奥维茨打进来。

我又听到了那种声音。跟上次一样愤怒，跟上次一样烦我。可是，这次他倾向于不跟我合作了。他说，前天打给他的那些电话“吓着”他了。他答应次日给我打电话，告诉我他最后的决定。我极担心，迈克尔·奥维茨也许再也不会打来电话了。

3月20日，星期三。奥维茨没有打电话来。奇怪，奇怪……

我时间表上的空闲给了我一个机会，可以仔细考虑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奥维茨关心他的形象，我得写一本书，怎样才能使他的问题与我的任务达成和解呢？我现在知道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，我都必须写完这本书。可是，我不仅仅是希望奥维茨的合作，而是需要他的合作。除非他本人说OK，否则，你不可能期望在写作有关迈克尔·奥维茨的书的时候，让与他亲近的那些人同意接受你的采访。可是，我决定继续进行我的工作，奥维茨不合作也要进行下去。我开始给不在名单上的许多人打电话。几天过去了，奥维茨没有打电话来。根据我打出去的一些电话所得的反应，估计他也不会打电话来了。

3月25日，星期一下午5点40，第68届年度学院奖的颁奖盛况将向全球数亿观众播出，这是好莱坞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天。我最不愿意在今天遇到的事，就是有哪位好莱坞的人物想跟我说话。许多人白天都是在发廊里度过的，许多人都在试阿曼尼晚礼服。在奥斯卡奖颁奖之夜回一位作者的电话，这是当天最不紧急、最无所谓的一件事。至于迈克尔·奥维茨，我猜想他正赶

着参加一些仪式。希望他的沃尔特迪斯尼会有一个盛大的夜晚，因为他是那里的总裁嘛。

电话响了，那可不是我特别喜欢听到的一种声音。我最后几次听到那声音的时候，是一种愤怒的声音一直在告诉我说，我太热心了，太急功近利了。我一直在希望有一阵子安静的时候。

“迈克尔·奥维茨想与您谈话。”电话上的声音这样说。这只能是个玩笑。二十分钟以后，奥斯卡颁奖大会就开始了。他为什么给我打电话？说到底，还有什么没有说完的？

电话里传来一个友好的男性的声音，很镇定，很容易听清楚，听上去很像是迈克尔·奥维茨的声音。几秒钟后，我肯定，这的确就是奥维茨本人的声音。可是，这是另外一个新的奥维茨，一个比较容易谈话的人了。他表现出来的样子，就好像我们上次电话上的通话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。他从来没有说他已经改变主意了，也没有说铁定与我合作。我可以从电话上的声音里听出，他真的是在认真考虑是否将帮我完成此书。他强调说，如果他确定合作，我必须耐心一些，慢慢地给名单上的那些人打电话，以免他们彼此谈论此事。他仍然在担心，说他与本书的合作将引起一些传闻。他希望再想想是否应该合作，并在一两天内打电话给我。

4月12日，是做出决定的日子。奥维茨打电话说，他现在已经决定干下去，准备好了与我合作。他同意下个月与我见面，因此，我可以进行第一次正式的采访。

5月29日，他邀请我去洛杉矶他的家中共进晚餐。由于过去与奥维茨已经有一番接触，各种各样乱糟糟的情形都在我脑海里过了一遍。我们会一起进晚餐，这没有问题，可是，共进晚餐的还有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，不会有什么真正的采访。或者，这次晚餐有可能是在奥维茨家进行的一次著名的豪宴，我会夹在达斯丁·霍夫曼与沃伦·贝蒂之间，还是不会有真正的采访。

我开车停在洛杉矶市布伦特伍德区奥维茨家的门前，寻找成排的车辆，可令人松了一口气的是，一辆也没有。进屋后，我看见了奥维茨，奥维茨将我介绍给他的妻子朱迪。然后，他和我在他的起居室里进晚餐，餐桌旁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朱迪和奥维茨家的三个孩子偶尔来一下。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内，他回答了无数的问题：有关他的童年，大学时代，还有他商业生涯中早期的日子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我们经常聚会：7月份有两次，是在伯班克的迪斯尼大楼里，1997年1月有两次是通过电话进行的，另两次是在他位于纽约市的公寓中进行的。1996年10月12日，我陪同他乘他的私人飞机，从芝加哥飞到百慕大，在那里他为美国杂志出版人大会作了一次讲演。在飞行途中，我们有很多时间随便聊天。

通过多次研究和与奥维茨本人的多次谈话，我得到了一种十分明晰的感觉——我实际上得到了奥维茨的合作，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，因为他不仅仅是好莱坞最有影响力的人物，也是最喜欢深居简出的一个人。在他长达二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，奥维茨几乎拒绝了所有新闻记者或作家的采访要求。他与少数媒体的几次谈话几乎都没有公开发表的。因为不愿意谈到一个控制着好莱坞惊人的生意的人的坏处，几乎所有他的亲密朋友都拒绝在没有他的事先许可的情况下，公开谈论奥维茨。结果，尽管媒体对奥维茨生活和事业的详细情况极感兴趣，却从来没有他的任何细节出现在媒体上。

我的这项工作更令人激动的地方在于，我进行研究的这段时期，恰好与奥维茨职业生涯中最令人震撼的一件事不期而遇。我写信举荐自己的时候，他刚刚到沃尔特迪斯尼公司当总裁不久，工作才刚开始。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，我与他不断会面，同时也与他的商业同事、他的妻子朱迪、还有他的父母大卫和西尔维娅·奥维茨不断见面。这时，迈克尔·奥维茨也正着手开始他的新

事业，即协助管理美国最重要的娱乐公司之一。这项实验证明是一个失败。这一年，他避开了媒体。但是，与我进行长谈时却还是很高兴的，他谈到了自己职业生涯中的所有阶段。他认为我们的谈话是“有疗效的”。可是，直到1996年年底，他在迪斯尼公司的麻烦越来越大时，我才明白他真正的意思：在将他带回到往昔，带回到他光荣岁月里的时候，我无意间也在帮助他正确地认识自己的痛苦。

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，我才意识到，我与他的名单上的一些人会面，对于迈克尔·奥维茨来说有多么重要。如我所料，许多人先给奥维茨打电话，看看他们是否应该跟我谈话，接受我的采访。有一次接受采访的人说，他给奥维茨打过三次电话，因为，尽管奥维茨在头两次电话中对他讲，跟我谈话没有关系，可是，他仍然不相信奥维茨真的同意了他与我谈话！雕塑家焦耳·沙皮诺告诉我，他给奥维茨打过电话，说：“我想，你是不太愿意我跟他讲话的吧。”而奥维茨却回答说：“实际上，我同意。”欧文·马奇克·约翰逊告诉我，奥维茨给他打过五次电话，以便确认约翰逊的确与我谈过话。

1996年12月13号，就在他50岁生日的前一天，迈克尔·奥维茨从沃尔特迪斯尼公司的总裁职位上退了下来。在此重大决定之前，我们有好几个星期没有谈话了，因为我已经着手起草本书。辞职五天之后，他请一位助手给我打电话。很明显，他想让我知道，从迪斯尼退出来以后，他并没有心灰意冷，也没有极感压抑。

按照他的助手的说法，他的确感到轻松一些了。他有许多邀请要考虑，还计划去度几个星期的假，然后打电话给我，继续我们的采访。

同时，当他的离职费用为数百万美元的消息传出来时，迈克尔·奥维茨这个名字在美国几乎家喻户晓。人们既惊讶又心烦，

这笔费用竟然如此庞大，像天文数字一样。跟他的习惯一样，奥维茨当时什么也没有说。他在公开场合从来不谈离职补偿这件事，也闭口不谈与他去年在迪斯尼有关的任何事情（他在迪斯尼的十四个月期间，他从来没有接受过一对一的采访）。

可是，在迪斯尼公司沸沸扬扬的一年中，奥维茨却与我进行过一系列长时间的采访谈话。在早期的采访中，他从来没有公开说过涉及他内心感情的话：他在迪斯尼的工作不会长久。后来，他开始发出一些暗示，暗示他有可能将离开迪斯尼。他对我说，他的工作中有一些大问题要解决，可是，到目前为止，他还不能提及。

接下来，1996年12月，离开迪斯尼的消息就传出来了，有离职补偿引出的争议，还有奥维茨对所有这一切保持的沉默。1月，我们继续谈话。可是我知道，如果他的确有一天愿意谈谈他在迪斯尼那一年的事情，那一定是在我们最后的访谈中。当我最终捅开这个话题时，他问我是否真的准备将迪斯尼的这段经历写在书中。“呵，那当然，”我说，“我无法省掉你职业生涯中如此关键的一部分。”他说，他需要考虑一下，如果真的要对此说点什么，他要想想该说些什么，而且，他会让我知道。当我们在他的纽约的公寓里会面时，我对他提出一连串的问题。让我深感惊讶的是，他非常坦白、非常直率、非常动感情地谈到了他刚刚经历过的14个月。他恨自己，也恨那些事实上在迪斯尼将他拖下马来的人。在某些方面，他又成了他那种以前的、狂乱的自己。在从一个会议赶去另一个会议的期间，他不断地安排我们见面的时间。毫无疑问，这是一个磨炼已久的奥维茨，他对自己在过去成就的一切感到骄傲。虽然与他的性格不符，奥维茨还是对自己十分气恼，怨自己怎么会一头深陷于迪斯尼的泥潭。

第 1 章

奥斯本布鲁斯

1996 年 9 月 5 日。

迈克尔·奥维茨一直坐在小莱尔饭店的会议室里。这是在科罗拉多州的奥斯本市。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，他听了一个接一个的讲话。他感觉不错，比他过去几个月来的感觉都要好。饭店外面，空气清凉而新鲜，一阵清风从远处的山上刮过来。

过去几天里，沃尔特迪斯尼公司的百名高级管理人员一直在这里开会，以讨论商业道德。没有人真的想谈论这个话题。大多数经理都希望，今天的会议会很快结束。这样的话，他们就可以早早出去，呼吸一下清凉的山区空气。

奥维茨也想出去，不仅想走出这间会议室，而且想退出这个可恶的公司。过去几个月以来，他感觉糟透了。除这间会议室里的人以外，没有多少人知道事情对他有多么的糟。可是，他知道。他无法确定到底是今天还是明天，他将不能够再容忍这种虐待了。

我想挺过去。不时有一些迹象表明，迪斯尼的董事会主席迈克尔·艾斯纳可能愿意留住奥维茨，并让事情重新运转下去。当艾斯纳情绪稍好些时（正如这几天他在奥斯本的情形一样），奥维茨会想，也许（仅仅是也许），他会在这个新岗位上留下来，

也许最难过的时期已经过去了。

对外界来说，奥维茨担任沃尔特迪斯尼公司总裁的第一年好像一点问题也没有——一路上是有些问题，可是决非那种不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得到解决的问题。奥维茨在新岗位上好像注定要成功一样。在他的职业生涯中，他很少失手。而且，从各种情况来看，作为好莱坞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人物，作为一位不可能干错事的人物，人们完全应该期望，奥维茨注定会掌握更大的权力、赢得更多的荣誉。

的确，对于所有那些从迪斯尼娱乐帝国外面看问题的人来说，奥维茨至少有一半的可能从迈克尔·艾斯纳主席手中接过公司，从而使他辉煌的职业生涯再上一层楼。

这两个人是二十多年的密友，他俩及其妻子经常一起去度假。当艾斯纳在两年前因为严重的心脏病住院时，奥维茨很少离开过他的病床。

近一年以前，艾斯纳亲自点名让奥维茨成为公司总裁，并使其成为当然继承人。这项任命公布后，娱乐界掀起了轩然大波，只是因为奥维茨一直坚持不为别人工作。在二十多年时间里，他管理着创新艺术家代理公司。这家人才公司是他和另外四位人才代理人共同创办的，在过去十多年时间里，它一直是好莱坞最引人瞩目的机构。不可否认，奥维茨是 80 年代末期和 90 年代初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。现在，他却要在这个非正式的新职位上工作了。

对于两个人来说，这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

把这份工作交给朋友时，迈克尔·艾斯纳曾向奥维茨保证，他本人作为迪斯尼的董事长只发挥一些程序化的作用，因为他答应了妻子简的紧急呼吁——简认为他应该慢慢来，在经历了如此严重的事情后，不应该再与命运进一步打赌。简之所以迫使丈夫聘请奥维茨，正是因为这样一来，艾斯纳就可以退出迪斯尼的日

常管理工作。因此，艾斯纳坚持，由奥维茨来处理迪斯尼帝国的日常运作。

然而，事实并非如此。迈克尔·艾斯纳根本就没有退到一边去——他感到自己痊愈了，因而比以前更加勤奋地工作，因而始终还是那个掌管着迪斯尼的人。艾斯纳甚至取消了1996年整个8月的度假。

到1996年4月，奥维茨到迪斯尼的新岗位上工作了6个月。对他来说，事情已经非常清楚了，他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。从这时起，生活对他来说已经变成了受罪。每天都有针对他的直言不讳的悄悄话，这是由迪斯尼的某些经理们发动的；媒体尽是不实之辞；最糟的是，迈克尔·艾斯纳对他也是不冷不热的。

可是，两个月以后，即6月份，奥维茨和艾斯纳一起到法国洛瓦谷骑车旅行。俩人进行了长谈，商谈如何解决俩人之间的芥蒂。在整个夏天里，奥维茨一直希望艾斯纳会将权力交给他。

现在，在9月的奥斯本，艾斯纳就坐在他的身旁，副总裁桑迪·利特瓦克和迪斯尼电影制片厂的厂长乔·罗斯坐在桌子对面。这时候，奥维茨开始感到有些宽慰、有些乐观了。

很难说清楚，这种感觉是怎么开始产生出来的。因为，当奥维茨扫视一屋子的经理们时，他最好的感觉是自己是一个外来者，最差的感觉是自己是某个不受欢迎的外来者。迪斯尼的经理们每六七个人围坐一个桌子，很明显，他们已经不愿再呆在这间会议室里了，极想出去欣赏外面的山风和山区景色。

可是，迈克尔·奥维茨此时可不会那么轻易地放掉他们，绝不会。

也许，这是因为他们在法国洛瓦谷一起骑车度假时，迈克尔·艾斯纳对他说过一些鼓励的话吧。

或许，这纯粹是奥维茨倔犟的性格所致。凭着这点犟劲，他日复一日地跟在一些影星后面，不停地轰击他们，直到那些人都